

香港×芬蘭 舞蹈交流 起航!

2016年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宣佈與芬蘭三間舞蹈機構簽訂交流及合作協議，開始為期3年的「國際創意交流—香港×芬蘭」計劃。參與計劃的3名香港舞蹈家與3名芬蘭舞蹈家將在這三年期間互訪，參加工作坊、觀看演出、與當地舞蹈團體交流等，並計劃於2019年推出聯合製作。

3名香港舞蹈家——徐奕婕、李思聰及盤彥榮在去年底首先造訪北歐，並駐場赫爾辛基的Zodiak舞蹈中心與當地藝術家交流；今年3月，3位芬蘭舞蹈家則造訪香港。本月底，徐奕婕、李思聰及盤彥榮又將出發，再訪芬蘭。記者專訪3位香港舞蹈家，談談初訪北歐的心得體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左起：盤彥榮、李思聰與徐奕婕在Copenhagen Contemporary (CC)門口。

去年前往北歐，三人先到丹麥哥本哈根參加大型北歐舞蹈節「ICE HOT」。比起展演世界各地作品、或如博覽會般打造藝術市場的舞蹈節相比，「ICE HOT」的重心在於展示北歐各國的文化特色，促進雙方的舞蹈交流，氣氛更在地、親密與隨性，也是了解北歐舞蹈文化的絕佳機會。

時差帶來的迷糊感還未完全褪去，三人就馬不停蹄地觀賞演出，「ICE HOT」如同來到北歐後的一道舞蹈「頭盤」，口味紛雜，卻為疲累的精神帶來一絲刺激。之後，三人繼續旅程，前往赫爾辛基，並駐留當地Cable Factory中的Zodiak-Centre for New Dance，與當地舞蹈家交流。

探尋北歐舞蹈

北歐的冬天異常寒冷，日短夜長，獨特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感也在舞蹈藝術中體現。

盤彥榮就發現，許多冰島的舞作中都融入了大自然的元素，「比如火山灰或熔岩，你可以看到這些地理質感如何轉化為視覺內容出現在舞蹈中，又如何引伸成為動作。」冬天的赫爾辛基，空氣中已經瀰漫着聖誕的氣氛，在這個夜幕很早就低垂的城市，燈光也成為亮麗風景。「他們的燈飾很漂亮，家家戶戶都想著怎麼用燈光去佈置窗台，令到冬天都有溫暖的感覺。回到北歐的舞作，在燈光設計或者燈光元素的運用上，他們用了很多不同質感的燈光，這個領域讓我覺得很有趣，也很受啟發，關於一個城市，它氣候上的特質如何影響到作品。那在香港這個日長夜短的城市，我們對燈光的感知又會否不同呢？」

李思聰則形容北歐之行如同「用一些新的chemical去沖涼的過程」。在「ICE HOT」觀賞演出，她說自己最享受的是那種理性、如同將科學實驗和藝術創作混雜在一起的作品。「有許多不是由人性，或是巨大的情感為出發點的作品。」她說，「我自己來到這個階段，其實很害怕那種很『假』的演繹方式，那種情感氾濫的跳

舞的方法。我抗拒的不是情感氾濫的程度，而是情感流露的意圖。我並不是怕人哭，怕人大叫，怕見到痛苦等很極端的情感流露，而是如果我感到他們是用很刻意的『演』的方式來表現的話我會很抗拒。」在北歐看到的舞作，暗黑、冰冷，有科學實驗感，甚至「非人性」，反而直白、誠實，令她覺得解脫。「也令我重新去思考我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家，在未來做創作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樣的心境，尋找一種什麼樣的過程，以令到作品有機、誠實。」

反觀自己的創作

盤彥榮被光所吸引，李思聰反而對北歐的黑暗有獨鍾。她在這種漫長的、有連生理節奏的黑暗中找到另一重空間。「在街上走的時候，或是去到郊外的地方，我很享受看到綠色的草和樹上面鋪着白色的雪霜，旁邊是枯黃的處在半死狀態的葉，再旁邊是深灰色的已經枯敗的植物或泥土。在這個地方，只是植物和土地，已經可以見到一個生命不同階段的循環。這個東西很吸引我，它和日照，和能量，和light，和生命力形成對比。我很喜歡contrast，有兩極才能定義我在這個範圍中處什麼位置。」

她也在北歐的舞作中發現對於「非人」元素的重視與使用。「不只演繹自己，也演繹到和環境有關係的元素。比如，我在那邊看到的作品未必是以人或者人的肉體為主的，有些時候會以佈景，或者以燈光、聲音，或者物件為主，人的存在或者他的動作是很具體地為了去呈現和那個物件或聲音的關係，才去做的。那種感覺好像在看顯微鏡下的微生物，我很享受這種感覺，也享受去想像他們是經過一個怎樣的過程去令到這些看似非常非現實的東西產生出來的呢。」

這些觀賞經驗提醒她在舞作中，人之外的元素也許同樣重要。「在香港，因為資源少，入台的時間很少。入台是編好了作品，去到台上和空間、燈光、佈景、聲音等配合出一個自己喜愛的節奏。但因為資源少，自己以往放在這些元素上的着重點真的不夠多。在北歐看演出，你會看到有的演出為了用一個物件去製造一些聲音上的設計，所以人配合着這樣做。比如一個舞作，女舞者就是不停地去屈一塊很大的膠板，又或者是把它甩來甩去，總之讓它發出一些聲音。這個跳舞和編舞的方法和我們很不同。我一向都是覺得要先編觀動

作，用很多時間去琢磨動作的組合，令到它很複雜、豐富。相比起來，那個扔膠板的方式有些行為藝術的影子，但它其實也是另一種跳舞的方式。這些物件、佈景、燈光的運用都帶來很大的驚喜和衝擊，甚至可以說2016年的冬天真的改變了我對東西的方式和之後創作的方向。」

沒有包袱的交流之旅

在赫爾辛基，除了看演出，三位舞者也和當地的舞蹈團體交流，和當地舞者一起做工作坊。這個為期3年的交流計劃最為特別的，是並非以計量的表演成果為目標，而是着重這3年間兩地藝術家的深度交流，期待在不經意處靈感的閃現。

「這次的project是沒有壓力的。」李思聰說，「重點不是期待3年後我們6個人一定要做出什麼來，而是撮合大家，讓兩個文化間的藝術家有所交流，也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有鬼主意彈出來呢。對我來說，這是一個real inspiration的結果，而不是迫於交功課的任務而產生的合作。我一直期待着意料之外的發生，做藝術創作，最後出來的作品固然是衡量自己成就的一個指標，但是過程和交流是我所享受的，正因為有別人在旁邊作為自己的一個對照和夥伴，大家才能成長，才有新的東西彈出來。我們和芬蘭的藝術家實在太不同了，有時不同到甚至很難去了解對方，或者在溝通上是有衝突的。但這衝突是負面嗎？不一定，有了這些實質的對照和經歷之後，反而會開始用另一個方式去想事情。」

徐奕婕則笑說，去芬蘭前對當地的印象

更多是旅遊文化方面的，「桑拿、北極光、聖誕老人……」真的到了那邊，面對一個真實的冰天雪地，認識當地人，她開始觀察嚴寒的天氣如何影響人的生活，又如何與舞作產生關聯。她記得當時去看一個特定場域作品，外面下着大雪，觀眾則被聚集在一座屋子中，「好像去到別人家中一樣，每間房間有不同的主題，而舞者不停面對陌生人說話，去建立關係。開始我很擔心語言不同，但舞蹈本就應該沒有語言的障礙。這讓我開始想，來到這個不同的國度，我們的身體語言、我們的舞蹈語言應該如何去和他們溝通呢？」

與當地舞蹈家的工作坊，本有着特定的日程和指向性，但每次都被打破，大家臨時決定討論的話題，用身體互動的方式去磨合、交流，反而有了預料之外的驚喜。

也許，這個計劃最寶貴的就是不需預設、沒有包袱，3年的時間足夠慢慢去交流、打磨。「我們要有一些空間去發現新的東西，而不是如同照着旅遊書去找景點再蓋個印。反而是關注當下，放下自己的期望去感受那一刻的東西，對你來說，與你的下一階段關係如何，和你之間有什麼互動可以繼續。再去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新的刺激。」盤彥榮說。

3年時間還很長，其中的交流潤物細無聲。希望2019年，能到兩地藝術家經歷足夠碰撞與沉澱後的作品，也希望這種着眼長遠發展的交流活動陸續有來。



香港舞蹈家與芬蘭舞蹈家舉辦工作坊。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蜷川馬克白》的佛壇、女巫與夕陽

錯過六月訪港的《蜷川馬克白》，七月就到東京埼玉把它追回來。

從「莎劇新編」的亞洲劇場脈絡看來，日本著名劇場導演蜷川幸雄，固然是「莎劇新編專業戶」。一生總共執導過十多部莎劇的蜷川幸雄，善於加入日本傳統表演元素，如歌舞伎的表演符號，配合精準的場面調度和聲光變化，讓東西文化迸發火花，打造獨特的「蜷川劇場美學」。八十年代，是蜷川聲名鵲起的關鍵時期，分別到雅典和倫敦演出《美狄亞》、《蜷川馬克白》。經典新編的成功，開始奠定「世界的蜷川」的藝術成就。首演於1980年的《蜷川馬克白》，仿照日本佛壇的巨大佈景、漫天櫻花的凄美日本風，贏得「櫻花馬克白」的美譽。蜷川在《千刃千眼》一書中，剖析他的「莎劇新編」每每圍繞日本核心文化意象再推演出全劇：

「有一次，我打開老家佛壇的門上香。我發現自己一邊合掌、一邊回想着死去的父親和哥哥，跟他們對話。那時候我心想，如果《馬克白》這齣戲是在我們的祖先或死者的對話中所出現的風貌、或者幻想，那麼這就成了我的故事。反覆殺戮的武將，是我們祖先的身影，也可能是我們自己。……我腦中出現了佛壇的影像。接着，我開始思考各場戲如何運用佛壇來完成。在我戲裡的勃南森林，有盛開的櫻花同時移動。你試著想像一下，佛壇的門打開，裡面有一整片盛開的櫻花森林，那簡直美得像夢境一樣。」因此，《蜷川馬克白》通過「莎劇」這個平台和櫥窗，展示出日本文化中種種關於生命、戰爭、墜落的意象和符號。

佛壇是《蜷川馬克白》的演出基調。老嫗推開佛壇之門，劇中人的生死愛恨，就進入凡夫俗子之世界。劇中的佛壇並不純粹是日

本傳統宗教意義上的空間，同時是一種「間離」，把遠古帝王將相互殺戮的歷史，鑲嵌在特定的文化時空。黑暗中供奉着的將軍像和後來的羅漢像，更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不斷見證着塵世的利慾熏心、涕淚飄零。「間離」的距離也催生了台左台右兩名老嫗作為目擊者的佈置。從蹣跚走到台上吃便當，班戈馬克白被殺時的「我代你哭」——老嫗見證着佛壇的一切，佛壇裡上演着十六世紀安土桃山時代乃至自古以來的權力鬥爭。我們卻同時看着老嫗和佛壇中的故事。多重結構下，《蜷川馬克白》把《馬克白》演繹為既日本又世界、既是屬於日本戰國時代又永劫回歸的故事。另一方面，《蜷川馬克白》的佛壇敘事框架，與三女巫的功能化角色靈犀暗通。三女巫不但是全劇最接近日本能劇人物造型的角色，同時是上半場和下半場開場的敘事者。一般對排演《馬克白》，都以夜宴一場作為上下半場的分水嶺，即以夜宴為下半場的開場。《蜷川馬克白》則把「夜宴失儀」一場調動到中休前，中休後再由三女巫向馬克白提出警告開始。曾謂「開場三分鐘決勝負」的蜷川，兩次都把這「關鍵三分鐘」交託給這三名超自然力化身的日式「魔女」。最後，馬克白儼如夕陽武士，由權力頂峰的紅太陽，到被刺殺的藍太陽，到萬籟俱寂沉沉睡去。冥冥之中的不可抗拒力，暗合日本傳統文化中敬畏着的鬼神與宿命，馬克白如同希臘悲劇主人公燃盡生命，終於沒入黑暗盡頭。

根據《千刃千眼》的記述，《蜷川馬克白》的表演方式和敘事格局，由八十年代首



《蜷川馬克白》攝影：Seigou Kiyota 康文署文化節目組提供

演時已定下。縱然經歷多個版本的易角和優化，整體風格依然不脫當時「既要講好故事又要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思維方式——全部變成了日本古代人，以能劇、歌舞伎旋轉舞台等日本傳統表演藝術技法融會其中。相對來說，蜷川在2015年發表的第八個《哈姆雷特》版本，不但別開生面地以舞台設計師朝倉攝的日本貧民窟為舞台背景，並且開宗明義在舞台上投影：「舞台佈景為19世紀末貧窮百姓居住的雜院，當時《哈姆雷特》首次在日本上演，而現在的我們，在這裡開始了《哈姆雷特》最後的排練。」建構出幽默活潑的說故事框架。同年的《海邊的卡夫卡》，活用舞台美學上極為難以駕馭的玻璃箱推移，具體化長篇小說的單雙節敘事，隨心所欲。

從《蜷川馬克白》、《哈姆雷特》到《海邊的卡夫卡》，蜷川從煞有介事到舉重若輕。大師的藝術之路，看似蜻蜓點水飛花摘葉，實則抽絲剝繭沙中淘金。《蜷川馬克白》的工整、華美，讓我們重新發現蜷川幸雄。

週末好去處

FIGURE OUT HK GLORY! 運動藝術展

港鐵商場 PopCorn 將於即日起至9月3日呈獻「FIGURE OUT HK GLORY! 運動藝術展」，以運動燃起夏日沸騰氣氛！近年香港年輕運動員於體壇屢創佳績，為港爭光，PopCorn 特別請得曾與多個國際知名運動品牌合作的韓國 Figure 教父 Coolrain，破天荒聯乘「女飛魚」歐鎧淳小姐、「羽毛球王子」伍家朗先生以及「跳高女神」楊文蔚小姐，為3位香港傑出運動員打造1:1 Figure，記錄其於賽場上揮灑汗水、大放異彩的時刻。今次活動更分別將游泳、羽毛球及跳高項目以體感遊戲呈現，將 PopCorn 打造成獨一無二的運動科學體驗館，一起投入運動狂熱！

同場更加映 Coolrain 的 Figure 展區，包括首度在港展出的巴西國腳尼馬



(Neymar) 的 1:1 Figure，以及多個國際體壇巨星的 Figure 系列等，展品超過 50 件，無論是運動狂熱分子抑或玩具迷定必一飽眼福。今個夏天各體壇好手雲集 PopCorn，勢必哄動全城，掀起「運動×藝術」熱潮！
日期：即日起至9月3日
地點：港鐵商場 PopCorn 一期一樓大舞台及地下顧客服務部旁
免費入場

Life is beautiful!

互動數碼作品《Sketch Town》

這個仲夏，ifc 商場化身一個充滿色彩的數碼藝術城鎮，呈獻《Sketch Town》，為公眾帶來嶄新的互動數碼藝術體驗。展覽由日本著名藝術團隊 teamLab 設計，teamLab 極具標誌性的數碼藝術裝置已成功啟發世界各地大小朋友的無窮創意，其作品遍佈美國、意大利、韓國、日本等。《Sketch Town》將數碼與藝術完美結合，把紙上意念生動地轉化為巨型數碼大屏幕上活潑的動畫；集合眾人攜手創作的力量，建立一個 3D 虛擬城鎮，更可觸摸各個組成部分如汽車、建築物、不明飛行物體和太



空船等，改變它們的行為，讓你深深體會到創意互動藝術無限的樂趣。
日期：即日起至8月28日
10:00am至9:00pm
地點：ifc 商場一樓中庭